佛手拈灯笼，福寿伴团圆 侯建平 摄

[至爱亲情]

把年包进饺子里

□孙丽丽

雪花飘飘，飘来了年的味道。

此时空气清新而寒冷，窗子上的雪冰花，仿佛银丝绣成的窗花，大街小巷飘逸着节日的气息。

想起每年除夕，家里门上树上，处处贴着喜洋洋的大红春联。平日安静的院子一下鲜活起来，鞭炮声此起彼伏，家人围坐在一起包饺子。

包饺子得先和面，“和”与“合”谐音，“饺”与“交”谐音，“合”和“交”都有相聚之意，所以饺子又象征团聚。

团圆夜，母亲总带我们一起包饺子，猪排做馅儿，剁成小段，提前五六天用佐料腌好，抽骨，置于案板之上，菜刀上下翻飞剁成肉泥，再加少许素菜及调料，搅拌一番，饺子馅儿便好了。

面饧好后，母亲娴熟地将面团揉来揉去，然后用双手搓捏成细细的一条，菜刀对着面剂子上上下下，小面团从手腕处蹦跳而出，这时撒点儿面粉，轻轻揉扁小面团，再拿起擀面杖，左转右旋，一个个圆润筋道的饺子皮被甩出来，拿起一张皮，填馅儿，两手四指交叠拇指轻轻一挤，肚皮鼓鼓又玲珑秀气的饺子便成了。母亲喜欢把饺子包成元宝状，寓意财源滚滚。

五岁的儿子，不甘寂寞，表演起擀饺子皮，弄得身上脸上全是面粉，连睫毛都是白的了。旁边卧着的一只老猫，眯着眼睛似乎在笑他。母亲尽享天伦之乐，满足与喜悦写满了脸庞。

俗语说得好：“歪着不如倒着，好吃不过饺子。”正月初一早上，将团圆夜包的饺子，鸭子般溜下锅，一煮，那香味飘散在空中，老远都能闻到，年味在这气味中越发浓了。刚出锅的饺子在盘子里顽皮地拥挤着，腾腾地冒着热气，咬一口真香啊，一家人团团围坐着吃饺子，这样的情景最令人陶醉。

饺子里包着的，不仅是那香喷喷的肉馅儿，更是绵绵的爱，丝丝的亲情。

不由想起铁凝的随笔：“中国人感到美妙的，则是包饺子本身所体现出的家庭亲情，一种琐碎的、舒缓的温暖。”

[舌尖人生]

咬 春

□程中学

春来“咬春”，含古人迎春接春之喜。古人将立春视作春天的开始，也是一年的开始，正所谓一年之计在于春。为讨个好兆头，人们在这天吃一些新鲜的蔬菜，做一些美食，放一些辛辣的调料，里通内气，外活筋骨，以最佳的精神状态应对一年的生活。立春那天，哪怕日子再穷，古人也要表达出接春之喜。

春“咬”萝卜。在古代民间，人们的生活水平普遍不高，弄个萝卜“咬春”是农人们最直接也是最简单的迎春方式，取“咬得草根断，则百事可做”之意。用现代科学的眼光来看，新鲜多汁的萝卜是行气醒胃的“能手”，富含多种维生素。看来，古代即使再穷苦的人家，也要买个萝卜给孩子“咬春”以图吉利，这是明智的做法。

春“咬”春饼。所谓春饼，其实是一种烫面薄饼——用两小块烫面，中间抹油，擀成圆薄状，烙熟后可揭成两张。吃的时候在饼中卷入可以生吃的蔬菜或熟菜、肉等，绵软鲜香，荤素混搭，很有嚼劲。春“咬”春饼，象征团圆美满，是古代中等生活水平人家的专利。

春“咬”五辛。唐《四时宝镜》记载：“立春，食芦、春饼、生菜，号‘菜盘’。”可见唐代人已经开始食春盘、吃春饼了。所谓春盘，也叫五辛盘，就是春饼加上素菜和荤菜等拼成的“菜盘”，再佐以五种辛辣食物，即葱、蒜、韭菜、芸苔、胡荽，也就是现在的葱、蒜、韭菜、油菜、香菜。“菜盘”里分格码放各种熟肉与时令蔬菜，如熏大肚、烤肉、清酱肉、熏肘子、酱肘子、酱口条、熏鸡、酱鸭与炒熟的韭菜、菠菜、白菜、黄瓜、萝卜等。春饼卷入各种食物，蘸上调料，香辣爽口，这是古代家境殷实人家的“咬春”盛宴了。

古人“咬春”，是为了庆祝春天的到来，并顺应节气的变化调养身体，他们选择的食物都有解春困、通气提神之功效。古人“咬春”，“咬”出健康的身体，“咬”的是一种生活的韧劲，吃出的是对生活的新希望，寄托了对美好未来的憧憬。

[洛城随想]

远去的年画

□毛海红

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年画盛行，尤其在农村，年画是新年的主题，也是生活贫富的象征，不仅能增添喜庆气氛，据说还能驱凶迎祥。每值岁末，年画市场火爆，家家户户忙着买年画，贴年画。人们形容家贫常说：“家里穷得连张年画也贴不起。”年画在人们心中的位置，可见一斑。

年画是我国一种古老的民间艺术，和春联一样，起源于“门神”。据《山海经》记载，唐太宗李世民生病时，梦里常听到鬼哭狼嚎之声，以致夜不成眠。这时，大将秦叔宝、尉迟恭二人自告奋勇，全身披挂站立于宫门两侧，宫中果然平安无事。李世民认为两员大将太辛苦，遂命画工将他二人的威武形象绘于宫门上，称为“门神”。后来，“门神”逐渐演变为年画。

小时候，一入腊月我们便开始盼着年画上市。那个年代物资匮乏，没有电视和书籍供人消遣，倒是有一种连环年画，就是带文字的画，像小人书一样，一幅小图片下面有一段文字说明，一张年画由许多小图片组成，图文并茂地讲述一个个精彩的故事。记忆深刻的有《西厢记》《黛玉葬花》《梁山伯与祝英台》《岳母刺字》《哪吒闹海》《大闹天宫》《昭君出塞》等。我就是在那时知道了四大名著，对历史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，常常钻进年画店里如痴如醉地阅读着年画上的故事。

过了腊月二十六，就开始贴年画了，这是我最喜欢做的事情，先拿笤帚把墙扫干净，糊上报纸，量好位置，在墙上刷上糨糊，小心翼翼地把年画贴上去，再用小手均匀地按压一遍，以确保贴得牢固。

贴年画是有讲究的。大门上要贴“门神”，一个凶神恶煞的大汉手执大刀，头戴盔甲，身披战袍，让人看了不寒而栗，小鬼自然不敢来侵犯。灶房要贴“灶神”，灶神很慈祥，预示着一年四季天天开火，灶火旺盛，家境殷实，表达了底层民众最朴素的愿望。

中间的堂屋要贴“财神”，贴了财神爷就能保你四季发财，官运财运亨通。老人的屋里要贴“仙童拜寿”，一个胖娃娃骑在蛟龙身上，手托一盘仙桃，寓意老人长命百岁。接下来才是我们小孩子的屋子，屋里可以随便贴自己喜欢的年画。我把一面墙都贴得满满当当，这“半壁江山”成了我引以为豪的财富。

在那特殊的年代里，年画伴我度过了一个个快乐的春节，它丰盈了我寂寞枯燥的童年，我也在日渐泛黄的年画中长大。如今，年画风光虽已不再，但它给我留下的记忆不可磨灭。

老百姓最朴素的愿望尽在年画上 何成智 摄

来稿请投 zhout9461@163.com